

张瑞田

随笔

一个人和一幅画

协和医院历史陈列馆，俨然成了艺术陈列馆。徜徉其间，目润神怡。一幅幅老照片，凝聚着旧日时光，名医们青少年时代学习、工作的影像，叠加了诗人的豪情，生命热度扑面而来。

我是在陈列馆的转角处看到那幅画的，九只鸡雏，毛茸茸的，姿态各异，似乎叽叽喳喳的鸣叫声隐隐而来。鸡雏的上面，是一束桃花。红色的桃花，春色一片。

简约的画面，生命气息浓郁。此前，对这幅画一无所知，偶然邂逅，被强烈吸引。画的右侧，是医学大家张孝骞的照片，戴一副眼镜，微微笑着，沉静、儒雅。画的左侧，是一幅书法条幅，写了郑板桥的两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边款是“书赠张孝骞，陈云时年八十”。在张孝骞、画、书法组成的展示单元前，我驻足了，我本能地觉得，这个展示单元会有故事。我把目光转向画作，后来知道，这幅画的名字是《九鸡图》。《九鸡图》的左下侧是六个行书“九十一岁白石”。哦，这是齐白石的作品。退后几步，再看《九鸡图》，画心两侧的线

子上是四行跋语：“张孝骞教授惠存。教授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从事医学工作已40年，今年满65岁。北京协和医院内科全体同志献此画为寿，嘱为题跋，谨成诗一首。博案。天上碧桃红烂漫，群雏欢喜乐春风。医为仁术增人寿，济世同期返大同。一九六二年冬日。郭沫若。”

对郭沫若的书法不陌生。他的题跋书法一如往日般沉郁、旷达，简劲、飘逸。稳中有动，繁中有简，上下呼应，节奏分明。1962年的郭沫若正当壮年，控笔能力强，墨法于不经意间有巧思，浓淡相宜，轻重有序，与齐白石的《九鸡图》动静相映，恰到好处。抬眼看画，疑窦丛生，齐白石于1957年辞世，显然，这幅画不是为张孝骞画的。读题跋，始知齐白石的画是协和医院内科全体同志送给张孝骞的寿礼。目不转睛地看画，眼前浮现了五十六年前协和医院内科指派专人到荣宝斋买了齐白石的画，又请郭沫若题跋，然后送给张孝骞的场景。一幕幕场景，展现了

协和医院内科医护人员对张孝骞的敬意。

对《九鸡图》的专注，感染了陪同我们参观的协和医院的友人。她深情地看画，似乎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对我们告白——《九鸡图》命运坎坷……

与我所预感的一致，《九鸡图》有故事。岂止《九鸡图》有故事，这个展示单元，这个陈列馆，这些在展板上对我们微笑的人，都有故事。协和医院就是有故事的医院嘛。

离开陈列馆，眼前依然是那九只觅食、嬉戏或东张西望的鸡雏，还有郭沫若书写不逾矩，责张有法度，艺术感染力超强的书法。一家医院，一位名医，一幅国画，构建的一个谜团，一步步诱惑着我。

生于1897年的张孝骞一言难尽。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的新纪元，遂有了“科学救国”的志向，1914年考入湘雅医学专门学校，获博士学位。1927年，又去美国进行医学研究，所发表的医学论文，专业价值颇高，得到学术界的好评。他担任过湘雅医学院院长的职务，后北上，到协和医院工作，直到1987年辞世。郭沫若的题跋，可以看到张孝骞的“关键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兼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

1962年，张孝骞65岁，也是他从医学工作40周年。两个普通的数字，对张孝骞而言具有别样的意义，因此，得到了张孝骞协和医院同事们的重视。他们计划为张孝骞庆生，同时对张孝骞在医学领域工作40周年所取得的业绩表示祝贺。同事们的想法，得到了相关领导的批准，决定医院内科出面举办，规模要小，尤其不能动用公款。

赠送什么样的生日礼物，让内科的同事们费了心思。经过讨论，决定送给张孝骞一幅画为好。张孝骞对诗翰墨情有独钟。青年时代，他加入了“辅仁学社”，简称“辅社”，取意“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以研究新科学、新思想为宗旨，是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学术团体。毛泽东与“辅社”成员交往颇多。1919年8月，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被湖南军警张敬尧查封，他应邀到湘雅编辑《新湖南》。为支持《新湖南》，张孝骞与同学们用节省下来的伙食费，为《新湖南》助力。湘雅医学院还有一本学术性刊物，也叫《新湖南》，张孝骞是14名学生社员之一。他在创刊号发表了《公共卫生设施之程序》，提出“公共卫生，关系于人民之幸福，社会之安全者甚大”的观点，显示了一代新型学子的民族忧患。张孝骞的人生经历，张孝骞的趣味，他的同事当然知晓，于是，购买齐白石的画，请郭沫若题跋的精彩策划悄然出世。

1962年12月28日，北京的冬天有点冷，位于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却喜气洋洋，协和医院内科同事自掏腰包，摆了两桌宴席，为他们尊敬的医学大师祝寿。林钧才院长参加，致了祝寿词。之后，一位同事捧着一个画轴走过来，在众人面前徐徐打开，《九鸡图》赫然面对，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献给张孝骞。这份独特的生日礼物，出乎张孝骞的意料。几十年的行医生涯，当然繁忙，不过，一旦有了空闲时间，他会读读古诗文，看看书画，陶冶性情。在65岁生日的这一天，他欣然接受了协和医院同道们真诚的馈赠，在热烈的掌声中，不算老的老天真、欣慰地笑起来。他的笑容工作像郭沫若的诗句：天上碧桃红烂漫。

此后，《九鸡图》被张孝骞视为护壁，张挂在自家的客厅里，常看常新。

“十年动乱”初期，张孝骞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张孝骞恢复工作之后，要求归还抄走的物品，其中包括《九鸡图》，以及刘庸、俞同龢的书法对联。遗憾的是，其他物品物归原主，三件书画作品下落不明。为此，已逾古稀之年的张孝骞的内心迟迟不能消退。1984年，他继续打报告，希望追退、退还《九鸡图》。院党委对张孝骞的请求当然重视，也向北京市委报告，查找《九鸡图》，偿还张孝骞。事与愿违，《九鸡图》未能浮出水面。1986年，重病卧床的张孝骞依然惦念《九鸡图》，这是协和同仁的祝福，也是自己人生经历的重要证明，有生之年能够再次睹对，不啻是一个温暖的事情。这年的期待，他向自己的学生，也是医学专家、后任协和医院党委书记的鲁重美提及。显然《九鸡图》在他心中的分量很重。1986年12月，张孝骞迎来了89岁的生日，协和内科的同事们知道他的未了心愿，请著名画家李琦根据《九鸡图》的图式，画了一幅《小鸡戏食图》，生日那天，送给了老先生。在病榻上，张孝骞久久看着《小鸡戏食图》，微微一笑，或多或少缓解了自己对《九鸡图》的惦念。1987年8月8日，张孝骞辞世，终年90岁。生前，让他念念不忘的《九鸡图》的去向依旧不明。

九年以后，张孝骞的儿子张友会教授获悉《九鸡图》在某拍卖公司的拍卖图录上出现，即刻向协和医院报告，请求组织出面，追还《九鸡图》。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宗淑杰了解这幅画在张孝骞心中的地位，也了解这幅画与协和医院的缘分。然而，失踪30年的《九鸡图》，其中的起伏不清楚，轻率追讨，胜算几成？但是，这毕竟是“协和”的《九鸡图》，回到“协和”，天经地义。她开始与相关部门联系，又派医院党办同志和张友会去预展处看《九鸡图》的真伪，然后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的干预下，《九鸡图》终于追回。

一别30年的《九鸡图》究竟去哪里了？没有人能说清楚。公安机关的侦查线索，也是从1996年初开始的。《九鸡图》从旧货市场的纸堆里意外出现，一个人用一盒香烟换得，知道是齐白石的画，以6.3万的价格卖给第二个人，这个人加价五千元，卖给了第三个人，这个人又以12万元的价格卖给第四个人，此人则以14万元卖给“某国”商人，此人懂行，委托拍卖公司买受，打算卖个好价钱。命运多舛，一波三折的《九鸡图》，沉睡民间30年，被无数人牵肠挂肚，也让无数人寝食不安，终于重见了天日，了却了张孝骞的一桩心愿。

令人欣慰的是，张友会代表逝去的父亲接回《九鸡图》，一家人决定，把《九鸡图》捐给协和医院。在《张孝骞画传》里，我看到一张图片，景深处悬挂着横排标语：“《九鸡图》交接仪式”。标语的下面是交接的时间：1997年3月21日。装在镜框里的《九鸡图》立在画面中央，手扶镜框的一男一女，应该是张孝骞的儿子张友会和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宗淑杰。两个人的左右，是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中国医学院院长巴德年，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张良基，协和医院院长林钧才、朱稼，以及张孝骞的亲人和医学界的知名人士。在《九鸡图》交接仪式上，曾参加张孝骞65岁生日宴会的林钧才说道：“张孝骞主任生前对我说，他被抄走的东西中，最令他惋惜的，最难忘的就是这幅由白石老人挥毫、郭老题词，对张老生平真实写照的名画——《九鸡图》。从他的言谈中，我领悟到他怀念的不仅仅是这幅价值连城的名画……”

林钧才的话让我似懂非懂，因此，只要是去协和医院看朋友，或路经，我就会去陈列馆看看《九鸡图》——殷红的桃花，叽叽喳喳的九只鸡雏，郭沫若的题跋，还有协和医院内科同事们的深情，对自己多有触动。

毛尖

看电视

2018 中国爱情地理学

地铁关上门的刹那，一对情侣冲进车厢，然后从宜山路到镇宁路，两人一直在讨论晚上是吃寿喜锅还是吃海底捞，搞得我特别想加一下他们的微信，看看他们最后选择了什么。

寿喜锅和海底捞的抉择之难，是青春片的观众基础吗？这一年，华语电影再次扔出一大溜面目相似的青春影视剧，搞得我现在回想起来，说不清楚到底是《泡芙小姐》更烂，还是《遇见你真好》更糟，反正，我去买票的时候，售票员都是一副“小姐，遇见你真好”的表情。常常，我坐在一个人的影院里，眼望着青春电影里没有青春，爱情电影中没有爱情，身心惆怅——当一个影评人，快对不起祖宗了。

不过，回看坎坷重重的2018，又觉得，这是一个值得被标记的电影年份。

从银幕地理看，这是中国电影版图最无远弗届的一年。“南北英雄”，“无问西东”，凭着《红海行动》，我们去了非洲；凭着《南极之恋》，我们到了地球顶端；《唐人街探案2》奔走美国，《欧洲攻略》放飞欧洲，《地球最后的夜晚》，也有《冥王星时刻》。某种意义上，这是中国电影的元朝时刻，“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凭着过去年月的物质和文化积累，华语电影人“超时空同居”在苍穹下。

苍穹下，今年的电影版图未来十年可能都没法超越，不过，资金收紧的未来，2018的电影履历还是提供了新可能，去不了新疆域，我们就用心做深它，年度银幕爱情提供了方法。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以爱情

地理学看，西部才是中国的心脏。北京——《邪不压正》虽然各种轰轰烈烈，但是一派英年早婚感。上海——《我不是药神》算是今年的封神之作，却显然壮士已矣。香港——《无双》带来强烈的浪漫感，全靠周润发的生理达成。可是，西部不一样。

《无名之辈》被多方吹捧成一部关于底层尊严的电影，但天台段落开始，任素汐、章宇和潘斌龙就一起把这部讲着西南方言的电影推进为今年最烟花灿烂电影，影片后半段，所有角色一个目标：爱我不会错。在这个指令下，每个人为爱冲入街头，中国影史也因此平添大款小三真爱CP，以后，听到西南方言，“我拉起你嗷手看你眼泪淌出来……我难在我讲不出话来，我要说走喽”，这些虚实之间的嘞日拉难，听到就该心软脚飘了吧。

嫌《无名之辈》的口语还太好懂一些，可以看《阿拉姜色》，难得看到这样不炫藏风的电影，而且，讲的是平常家庭，平常夫妻，但是全程藏语，“阿拉姜色”是祝酒词，也是主题曲，在藏区的夜色下，听到阿拉姜色，就是夏目漱石要的“月色真美”，人生的痛苦、复杂和爱意可以用这么简单的话语提纲挈领，这是西部。

在西部爱在西部恨，在西部说出没有被污染的“我爱你”，《狗十三》中的女主婍姐在西安说“我爱你”，这句话的分量就要比在上海重很多。这是中国的爱情地理学。因此，我的想法是，以后中国可以按地方做电影类型培育，比如就在东部拍恐怖片，北方武侠片，南方警匪片，西部，爱情片。

陈子善

不日记

唐大郎笔下的苏青



县很近，自可驾轻就熟。唐大郎此文写到了此事：

过了一年，在一个关于越剧的座谈会上遇到她，她那时已不叫苏青，也不叫冯和仪，她改名叫冯允庄，正在尹桂芳领导的那个芳华剧团里担任编剧。去年卖座卖的很长时间的《卖油郎》那个剧本，就是她的手笔。

很巧，手头正好有一份《卖油郎》说明书，可以“书”为证。说明书正文共16页，封二，封三和封底是尹桂芳等三位主角的剧照。扉页印：“五幕八景十场民间故事剧”，“改编：冯允庄 导演：司徒阳”，“芳华越剧团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八日夜场 演出于上海贵州路二二九号夜都大戏院”，接下来就是此剧《剧情》和《唱词选刊》。

《卖油郎》是苏青第一部独立改编的越剧，在《卖油郎》之前，她已与另一位青年编剧陈曼合作改编了《秋江》。《卖油郎》改编自古典话本小说名著《今古奇观》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这一篇，分为《劝教》《被逐》《卖油》《酒楼》《访美》《受吐》《雪塘》《遇救》《订盟》《赎身》十场。剧本以北宋靖康年间，金兵陷汴梁，民女莘瑶琴逃难至临安，受难沦落风尘；而她途中相识的秦钟到临安后也被坏人陷害，挑担卖油度日。一个偶然机会，两人重逢，从相识到相知，秦爱上了莘。他俩历经艰难曲折，有情人终成眷属。苏青的改编删除原作的繁枝冗节，进一步突出善良的底层青年男女追求美好生活的主题，再加唱词朗朗上口，颇有文采，上演后受到上海市民阶层观众的欢迎。

正如唐大郎所说的，“到了目下，她（即苏青）对这个工作，已经乐此不疲地成了她的专业了。”《卖油郎》之后，苏青又接连创作了《屈原》《宝玉与黛玉》《李娃传》等越剧，均据古典或现代名著改编，也均受到好评。改编自郭沫若原作的越剧《屈原》还在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奖。苏青成为芳华越剧团的名编剧。若要研究苏青的文学创作历程，这一段是不可遗漏的。

苏青的俄文应该没有学好，也未见她翻译了什么俄苏作品。但是生活仍要继续，她参加了上海市文化局主办的戏曲编导学习班，开始改行从事地方戏曲越剧剧本的编写工作，毕竟她是宁波人，宁波与越剧的起源地嵊

陆蓉容

望野眼

五大道

在天津时，白日不得闲，只黄昏以后有空，于是去了五大道。老洋房，梧桐路，游客散尽。别有一种气息，属于学生、居民与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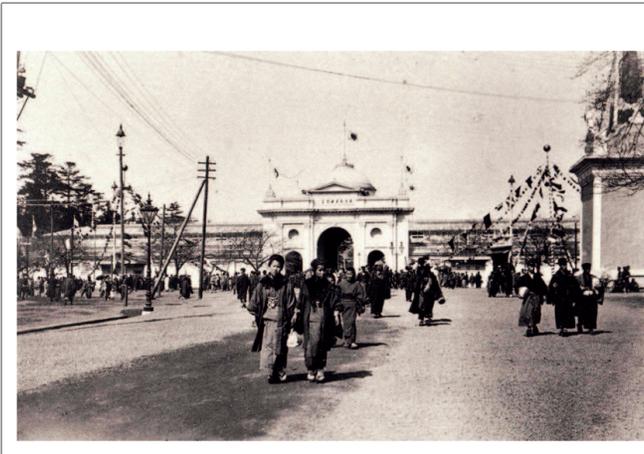
至少经过两所中学，一间小学和一座幼儿园。黄昏前后，孩子们都已放学。低龄儿童被家长裹成团子，与落叶同步，冷风里跌跌撞撞。小学门口还站着许多人，闹嚷不休，虽然栏杆大门分明已经关上了。欺近人堆探头一望，却原来有几片花池围出空场。小的在跑，大的在看。中学自然不能如此轻松，教室纷纷亮着灯。可是篮球场上有人声，附近乒乓桌前，也有一个倩影。此际生出些许温柔，旋即消灭。只因随意拐弯，迎头撞着二层小洋楼，齐头整脸好模样。然而院中央矗着不锈钢旗杆，门口石屹立，红漆“泰山”大字，底下两门孔雀翎烟窗。其侧又有车棚，合金骨子塑料顶，下覆一溜獠头鼠目的高级轿车。隔壁葡萄藤越墙而过，想是好意来遮丑。可是秋深后，它

也力不从心。这隔壁早已归于落寞。原是私家菜馆，如今尘暗门掩。草木无人管，大约度过了快乐的夏天。庭前防腐木地板，几乎让藤蔓遮尽。月季率然自高，堪堪够着檐角，才满意了，向路灯下打开两只骨朵儿。再往前，整排小楼都憔悴。昔年栽花种树好庭院，停着煎饼果子早餐车。

一只柴犬缓步而来，低吠两声，对我说趣味与荣枯都在变化，原该像它一样微笑面对。人间没有这样的笑容，于是鬼使神差，随着牵它的人影，又来到一座红楼前。路灯昏暗，很费了些力气，才看清这里如今办着补习班。海外游学的广告猎猎当风，几个小身影掠过它，走进屋去。

夜色清冷，行人稀少，原该很静，却不然。一群中年人立起衣领，来回踱步，漫然攀谈。狗子们也借机开展社交活动，互相嗅，尾巴轻甩，完成几场小范围追逐。它们还要玩多久呢？端着那红楼何时灭了灯。

茶座



顾铮

非专业眼光

幕府末代将军的摄影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德川庆喜（1837-1913）是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他在位仅一年即拱手交出大权得免一死。退隐后的庆喜正当壮年，领着明治政府颁发的优渥津贴，无奈却也悠闲在地安度长达四十多年的余生。他的兴趣爱好颇丰，自行车、剑术、围棋、弓道、绘画、钓鱼、木工、度曲、狩猎、摄影等，样样来得。在这当中，摄影可能是他投入精力最多的一项消遣。

庆喜在1893年左右经人指导开始摄影。后来，他也向华族同人摄影杂志《华影》投稿，可见他对自己的摄影颇具自信。他拍摄的题材范围广泛，从农人经营农作到家门口的景色再到东京城市景观，皆入其取景器。他甚至出没于人潮汹涌的东京劝业博览会拍摄照片，可能由于淡出世间过久，他的出现，而且是带着照相机拍照，竟然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这张由庆喜拍摄的照片，题为《东京劝业博览会第一会场，上野公园》。他以开阔堂皇的视野拍摄下会场正面，也算是对于已经大成的明治维新的一种肯定吧。